



新经典文库

叶兆言

中篇小说选

枣树的故事 状元镜 关于厕所 叶兆言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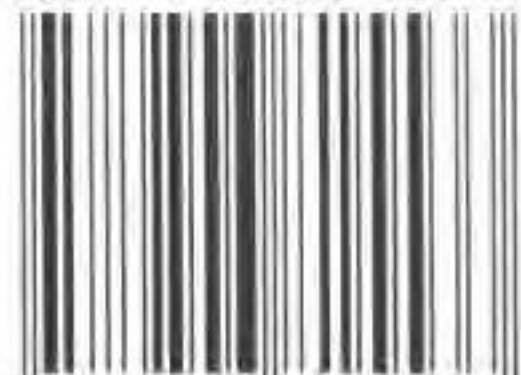
叶兆言中篇小说选

枣树的故事

状元镜

关于厕所

ISBN 7-80681-553-8



9 787806 815533 >

ISBN 7-80681-553-8/1 · 097

定价: 17.80 元

新 经 典 文 库 · 中 篇 小 说 系 列

主编 ◎ 林建法 王尧

叶兆言 中篇小说选

叶兆言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兆言中篇小说选/叶兆言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新经典文库·中篇小说系列)

ISBN 7-80681-553-8

I. 叶... II. 叶...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2035号

新经典文库·中篇小说系列

叶兆言中篇小说选

主 编:林建法 王 尧

作 者:叶兆言

责任编辑:余 同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开

印 张:8.125

插 页:3

字 数:124千字

版 次:2004年10月第1版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81-553-8/I·097 定价:17.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林建法 王 尧

中篇小说的发展与鼎盛是新时期文学的一条线索。当众多作家青睐创作长篇小说而怠慢短篇小说时,认识中篇小说这一文体在小说中的独特价值是件有意义的事。编辑“新经典文库”之中篇小说系列,便是试图做这样的工作。

小说的长度也许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长、中、短本身并无固定的尺码,只要适度,小说文体当是长短不论的。如果一概而论地说“愈短愈好”,或者一概而论地说“代表作家创作水平的是长篇小说”,恐怕都不妥当。任何一种文体都需要尊重和倾心。

夹在长和短之间的中篇小说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别开生面。有趣的是,近二十年来一些重要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痕迹常常与他(她)的中篇小说有关。比如,《棋王》之于阿城,《透明的红萝卜》之于莫言,《爸爸爸爸》之于韩少功,《小鲍庄》之于王安忆,《商州初

录》之于贾平凹,《北方的河》之于张承志,《冈底斯的诱惑》之于马原,《苍老的浮云》之于残雪,《妻妾成群》之于苏童,《枣树的故事》之于叶兆言,等等。翻阅水平参差不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你可以发现学者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是小说家们的中篇。这样一个事实,似乎说明了新时期小说艺术成熟在中篇小说之中,九十年代以后一些成熟的小说家写作长篇小说与他们由此获得的自信与锻炼不无关系。

因此,重温中篇小说经典之作,是在回溯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史。我们要询问的是:中篇小说对小说家的艺术积累有何要求?中篇小说有多大的思想与艺术容量?中篇小说的叙事与形式与短篇、长篇小说的区别何在?新时期文学制度对中篇小说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当文学生产方式发生大的变化之后中篇小说这一边缘性的文体何去何从?当我们集中阅读这批中篇小说经典之作时,有可能获取新时期文学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摸索一条走向小说艺术殿堂的路径。

CONTENTS



序 /1

枣树的故事 /1

状元境——夜泊秦淮之一 /91

关于厕所 /195

叶兆言中篇小说选

枣树的故事

ZAO SHU DE HUYI

—

没人知道只是城墙的一个窟窿，粗粗野野一道不规则的裂缝，藏得下这么多人。都想着那不过是道裂缝，隙开着，黑黑的阴影，睡着冬眠的蛇和快饿死的狗。当白脸领着岫云拨开枯草，深伏的黑鸟惊起，蝴蝶乱飞，有着古怪花纹的老鼠嗖嗖游出去，一场围歼匪徒的战斗打响了。

尔勇最担心的，是这该死的城墙窟窿里，另有一条通道。他跟踪白脸已经半年多，整整七个月，二百一十一天。

这次该收场了。

结果证明尔勇的担心多余。那鲶鱼嘴似的洞口下面，是个侧卧着的闷葫芦。白脸一生中犯过无数次错误，偏偏这一次要了他的命。鲶鱼的肚皮里是座废弃的军火仓库，虽然要害部位用钢筋水泥加固，

一次致命的爆炸，已经使军火库失了原形。选择这样的洞窟作为藏匿逃避之处，尔勇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都觉得曾经辉煌一时的白脸，实在愚不可及。不用说狡猾的狐狸，就是耗子也知道留条退路。

1950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早了些。天气像夏天一样干燥。春风拂过，可以听到干枯茅草折断的裂声。岫云身不由己跌进鲑鱼嘴，她的脑袋刚挨着白脸厚实的胸膛，那厚实的胸膛像堵墙倒过来似的猛地把她闪开，劈里啪啦的枪声响成一片，赛过新年的爆竹。

二

岫云是人们称为小家碧玉的那种角色，细皮嫩肉，很招人喜欢。她的父亲开过一家水果店。当年秦淮河一带，都知道东关头有个筱老板，筱老板有个独养女儿叫岫云。

岫云的祖母堂子里出身，挂牌时虽不曾大红大紫，却碰上了交好运的机会，从良嫁了个阔佬。那阔佬后来做官成了要人，妓女出身的小老婆舍不得丢，便拿出钱来打发小老婆拖油瓶带来的私生子。这私生子就是再后来的筱老板。筱老板十六岁在夫子庙

摆摊做生意，生意一时好，一时坏。筱老板不穷也不富。

岫云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人，小小的个，却不瘦。她自己的妈死得早，因此有个后妈张氏。张氏无儿无女，便指望岫云招个好女婿。她娘家开当铺的，挑三拣四最拿手，不是这位不满意，就是那个不称心，拖来拖去，女儿已经十九岁，慢腾腾地依旧不着急。又过了一年，日本人来了。先是新修的店铺一把火烧了，紧接着税务所的小院里，住了日本兵。

那税务所紧挨着筱老板的家。

税务所自从住了日本兵，时常有花里胡哨的女人出出进进。日本兵似乎有些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意思，高兴时也拿出些糖果来，哄那巷子里的小孩玩。和平共处了几个月光景，那些憋不住的日本兵，终于动起周围女人的脑筋。

幸好筱老板夫妇防护得紧，岫云足足有几个月没有露过面。那些日本兵先向那些容易捕获的目标下手，跟踪到为他们洗衣服的二嫂家里，像逛妓院一样放肆行乐。他们把糖果分给二嫂的五个儿女吃，并请躺在病榻上的二嫂男人抽日本香烟。一个过路的女孩，从二嫂家门口走过，也许是听见里边吃吃的笑声太响，也许是看见孩子们举着花花绿绿的糖果

追出来，只是出于好奇心才探了一下头，便被那些日本兵笑着抱进房间，扔在痴痴呆呆斜躺着的二嫂身边。

巷子里的女孩子赶紧忙不迭地找婆家。筱老板夫妇总算明白自己当年过分挑剔，果然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男人们突然变得紧俏金贵，甚至一班压根没挨过女人边的穷光蛋，也趁火打劫挑肥拣瘦。一时风气大变，女儿多的人家，只要过了十三四岁，有人肯娶便仿佛是天大的恩德。

人都说好运气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运气来了，撵都撵不走。好运气也有两条腿，来就是来了，走就是走了。有一天尔汉忽然被领进了岫云家，他跟着李老板，莫名其妙地便坐在人家客厅里吃起茶来。张氏笑容可掬，把个尔汉上上下下辨真假似的看不够，一边看，一边和李老板说笑。李老板曾经是筱老板的伙计，伙计能成老板，手腕上多少有点功夫。张氏看够了尔汉，便是一味地和李老板敷衍。李老板脱离了筱老板自己开店，生意很快做得比筱老板还好，他摆不出财大气粗的派头，嘴里“师娘，师娘”叫个不歇。张氏顿时又年轻了十岁，也顾不上筱老板坐一旁自始至终一声不吭，突然提高了声音叫岫云出来见客。岫云应声而出，慢吞吞地看了大家

一眼，挨个地沏了茶回自己闺房。尔汉只觉得她穿了件葱绿色的印度绸单褂，转身进屋时，那屁股又结实又大。这印象至死都留在他的脑子里。

婚事办得匆忙得不像话。那张氏和李老板几乎是把岫云硬塞到了尔汉手里。明知道是捡了个大便宜，但是直到令人难忘的新婚之夜过去，尔汉心头残存的疑惑还是丢不开。他对岫云的清白确信不疑。清白两字，对尔汉却有一种自惭形秽内疚的折磨。

李老板靠做妓女的生意发的财。秦淮河一带的明妓暗娼，很难说谁没有用过李老板店里的东西。所有的妓女都是店里的熟人，所有的伙计不熟识妓女便做不了生意。尔汉十三岁学做生意，十五岁时就领略了女人是怎么回事。他屁颠颠地往妓院送货物，妓院里男男女女都拿下流话吓唬他。一位可以做他母亲的女人终于把他引上床。那是个奶子大得喂得饱五个孩子的女人，她让尔汉脱得就像娘胎里才出来似的，钻进她的大红缎子面的新棉被。她自己慢吞吞地梳洗，又搬了椅子，坐在小尔汉的枕边和他说话。

尔汉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妓院，他成了个能在妓女身上打滚的好手。好在没有多少钱，他成不了十足的浪荡子。又因为没有多少钱，娶不了女人的

尔汉只能往妓院跑。他是个半吊子的浪荡子，整天处在堕落的边缘，想回头却回不了头。娶了岫云以后，他带着新婚的老婆火烧火燎往老家赶。南京的妓院是个大磁场，离得越远越好。

多少年来，岫云一直觉得当年她和尔汉一起返回乡下，是个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以后一系列悲剧的序幕，错误的开场导致了连续的错误的结束。他们小夫妻根本就不应该离开南京。尔汉为什么要对老丈人唯命是从呢，这样的问题岫云永远想不通。明摆的事实是，筱老板夫妇已叫日本人的荒淫吓破了胆，他们把女儿硬塞给了一个男人，还逼着这男人把女儿带走拉倒。

岫云一共就读了两年的书。就是这短短的两年里，她也几乎是门门功课不及格。筱老板虽然就一个女儿，心疼不用说，却从不肯在女儿身上多花一个钱。据说筱老板交给女婿的那笔钱，还是他母亲做妓女时积下的私房。没人分析得出筱老板的用意何在。这位一年四季差不多打扮的水果店老板，常常有些事让人捉摸不透。按照一般的情理推论，筱老板不可能把大笔的钱财，毫无理由地交给女婿保管。很可能他觉得女儿是个没用的人，交给她迟早也是落在女婿手里。更可能的是，他对徐娘半老的续弦

不放心，这样的女人倒贴起来没有底。

尔汉的家乡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一百年前，这里没一家没出过土匪。都说土匪猖狂的年代，过路江船不留下买路钱便是奇迹。尔汉为了保住老丈人托付的钱财，一到家急忙和弟弟尔勇商量。当时白脸正在这一带招兵买马，大有占山为王之势。作为国都的南京已落倭寇虎口，天下大乱，长江中这一片沙滩和望不断的芦苇，很自然成了落草的好场所。乱世必出英雄，依了尔勇的见解，既然有了笔不算少的钱财，买两枝枪回来看家第一要紧。

这一带民风剽悍，许多人家私藏武器，舞枪弄棍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当尔汉兄弟俩拿着新买回来的两枝短枪，比试来比试去的时候，岫云只知道她的心跳比平日快得多，仿佛有一只手在急速地拍她的胸脯。也许女人在这方面的直觉，出乎意料地比男人准确，岫云意识中，这两枝七八成新的短枪，准保会惹出祸来。因此白脸手下的人翻箱倒柜，从墙缝里搜出钱财和那两枝枪时，岫云有一种果真应验的感觉。正像十年以后，她看着白脸把驳壳枪往怀里一塞产生的奇异恐惧感一样，她突然觉得白脸即将大祸临头。

直到尔汉像条野狗似的被人宰了，岫云还以为

自己是在做噩梦。她像在梦魇中一样无声地、又自以为声嘶力竭地哭喊。这时候，弟弟尔勇正在一个极远的地方。幸好是在极远的地方，要不然十年后的复仇，便将是另一个场面。不要说尔汉就一个弟弟，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有十个弟弟也活不了。

自从那钱和两枝短枪搜出来，尔汉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他诚惶诚恐地坐在地上，两条腿叉开着，脸上是岫云熟悉的那种表情。白脸骑坐在一条长凳上，冷笑着不停地剔手指甲。或许是在等尔汉求饶，或许是故意拖延时间，以便可以有更多的人围上来看。熟悉白脸的人都知道，只要他冷笑着剔手指甲，十次中有九次准得杀人。

尔汉便是那么默默地坐在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无数双眼睛都盯着尔汉看。岫云想像不出，在这无数双眼睛中，她自己的一双眼睛，正闪烁着什么样的光芒。冰凉的眼泪一个劲地在睫毛上打转，打转，喉咙口仿佛有只老鼠想爬出来。没人知道尔汉为什么要这么孩子气地坐在地上。说不定这是他最舒服的姿势，死到临头，他不愿意放弃最后的享受。

很可能是夫妻生活太短的缘故，实际上，在岫云的记忆中，尔汉并没有留下太多太深的印象。尔汉只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唯一合法的男人，一个被称为

风流寡妇的名义上的已故的丈夫。她印象里最深的是他总喜欢这么叉着腿坐床上。他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除非谈到他的嫖经。他像讲述别人的经历一样,娓娓如诉地说他和那些妓女打的交道。忏悔的心情下说的似乎都不是忏悔的事。他讲他怎样把钱分成三份,因为他从来都是只拿出三分之一的钱上妓院。他精通少花钱多办事的艺术,虽然说得慢条斯理,他的嫖经栩栩如生。男人那种迫切需要女人的欲望,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具体得仿佛手都能摸得到。在那野猫叫春的日子里,尔汉的老板甚至会赊账拿出钱来,让伙计们去嫖。李老板年纪不大,却算得上是老掉牙的色鬼,他向伙计们免费传授他的下流经验,夸耀他过人的精力,好像能使天下的女人都受孕一样。

岫云红着脸听男人讲他讨厌的过去。即使是死神在她眼前走来走去时刻,一看到尔汉坐地上那熟悉的姿势,那叉开的两条腿,那种没有表情的表情,岫云便要联想尔汉说过的那些故事。她分不清男人是忏悔,还是无意识的卖弄。尔汉的故事使人不得不有一种疑心,好像不是为了挑逗女人的妒嫉,就是为了煽动她的情欲。这些故事让岫云久久不能平静,常有一种置身于大海波浪中颠簸的感觉。故